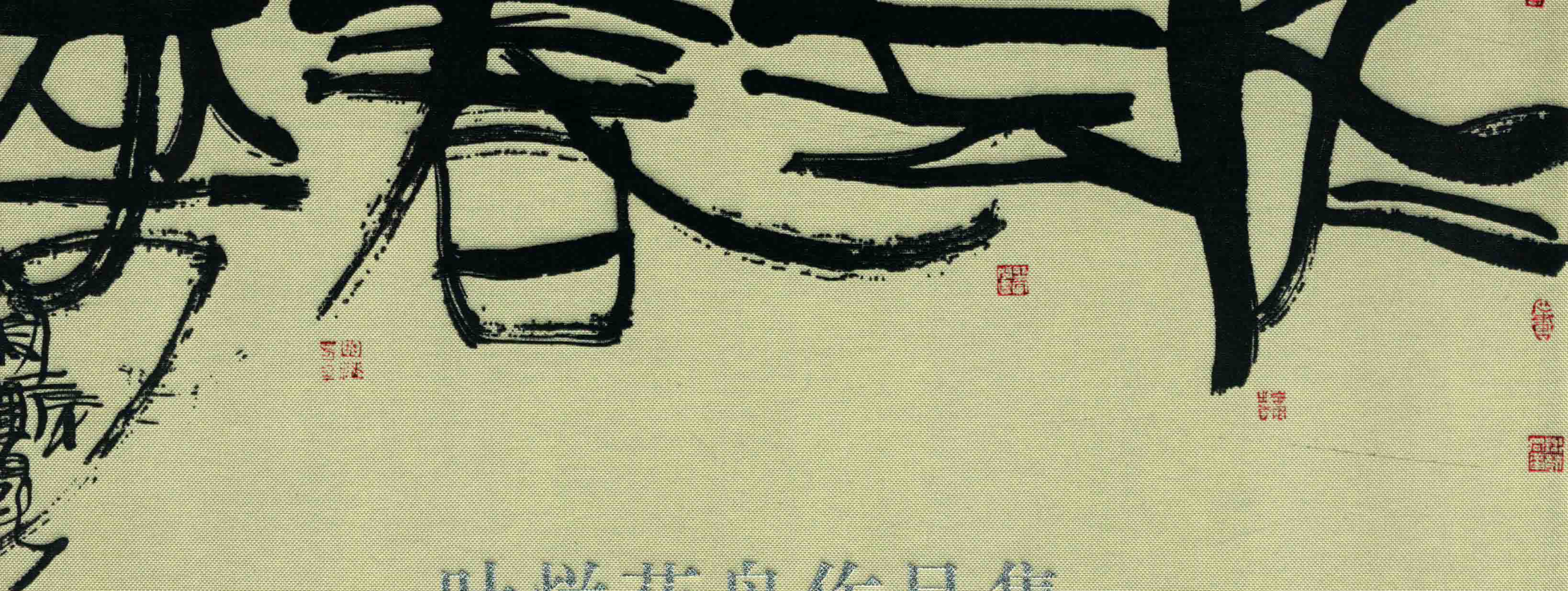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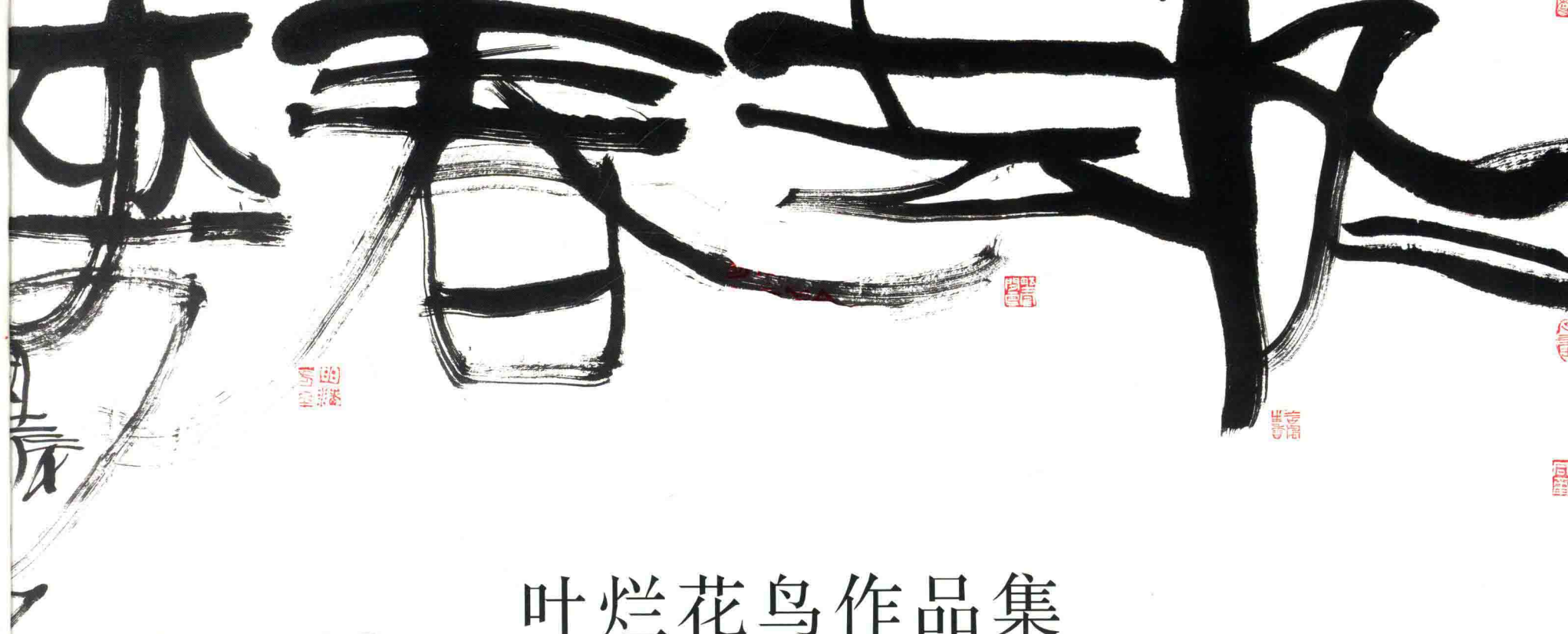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叶烂花鸟作品集

YE LAN FLOWERS AND BIRDS PORTFOLIO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叶烂花鸟作品集

YE LAN FLOWERS AND BIRDS PORTFOLIO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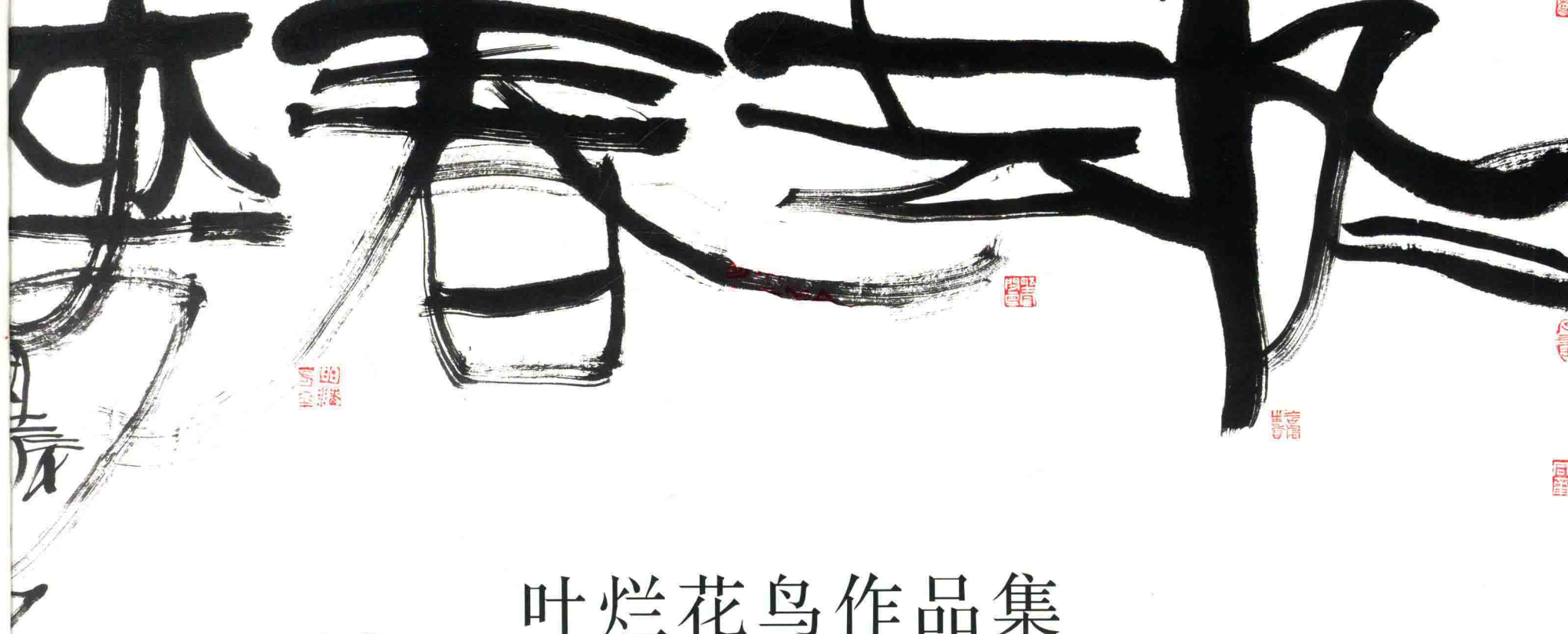
冬去春来：叶烂花鸟作品集 / 叶烂绘. — 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2013.1
ISBN 978-7-5322-8311-8

I. ①冬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花鸟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19264号

冬去春来——叶烂花鸟作品集

绘 画 叶 烂
主 编 李 强
执行主编 王翼宁
责任编辑 林伟光 张 燕
装帧设计 老 卞 张禄珠
图片摄影 南京华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设计制作 江苏赐百年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地 址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 1/12
印 张 8.5
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印 数 0001-1000
书 号 ISBN 978-7-5322-8311-8
定 价 180.00元



叶烂花鸟作品集

YE LAN FLOWERS AND BIRDS PORTFOLIO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叶 烂

1955 年生于江苏灌云，现为江苏省国画院花鸟画研究所副所长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美术师。

《秋塘染霞图》入选全国第八届美展；《金色的池塘》入选全国第九届美展并获优秀奖；《荷塘月色》入选全国第十届美展；《初夏的荷塘》入选“中国第六届艺术节·中国画大展”；《金色的池塘》获由中国文联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“1998 年金彩奖·牡丹杯新人奖”铜奖；《春之夜》获“中国首届写意画展”大奖；《荷塘月色》、《春之夜》分别两届入选“中国百家金陵画展”。出版有《叶烂画集》、《当代名家技法图例经典·叶烂荷花系列》、《荷塘烂漫》、《一叶知春》、《冬去春来》等专著。《国画家》、《艺术界》、《中国花鸟画》、《美术界》、《中国书道》、《美术报》、《中国文艺报》等美术刊物均有专题介绍。《初夏的荷塘》、《金色的池塘》入编《中国现代花鸟画全集》。中央电视台、江苏电视台均有专题报道。作品展览于南京、北京、中国台湾、中国香港等地区和美国、德国、日本等国家并被海内外多家美术馆、博物馆及收藏家收藏。



叶烂花鸟画集

◎文 / 周京新 （江苏省国画院院长，南京艺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）



和周京新院长在延安采风



2000年在太行山写生

叶烂为人厚实，性情率真，他长期笃守六朝金陵，深受古都文风熏陶。明清之际，金陵花鸟日益昌盛，白阳、陈淳、扬州八怪诸家，崇尚写意，阔笔放纵，个性凸显，独创风格，后来者为之仰慕。叶烂也不例外，深受影响，往往寄情丹青，通过笔墨表达“听鸟说甚，问花笑谁”的感怀。

当下的花鸟画别开生面，多元发展。一些有追求的画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融合外来绘画元素，试图突破传统花鸟画既定的语言模式和局限，叶烂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叶烂的花鸟画具有灵动的写性。他往往以长线挥写花鸟形态，线性松放，笔走龙蛇，呈现出一股自由流畅的书写意气。中国画的写意品格离不开这样的笔墨写性，因为一笔一画地书写，才构成了中国画必有的生动气韵。拼拼凑凑、磨磨蹭蹭做出来的东西，一定与写意真性无关。叶烂的花鸟画具有且拙且雅的造型趣味。他笔下的花、藤、石、鸟形态各异，变化丰富，却都被一种叶烂独有的稚拙中蕴含着优雅的气息贯穿着。这是绘画艺术表现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造型精神，也是中国画写意语言的核心构架，有了它，意境、思想、主义等精神层面的东西才有落脚之处。

叶烂的花鸟画具有出彩却不抢戏的色感。他的写意语言是以笔墨为主，但从不过放过“随类赋彩”的机会，有时候用色还相当火辣。但叶烂的色彩与笔墨是交融一体的，即便是大红大绿也是写出来的，与造型是交织通融的，这就使得画中的色与墨、线与面、虚与实诸多语言因素体现出了一种彼此依托，相得益彰的有序有效的表现格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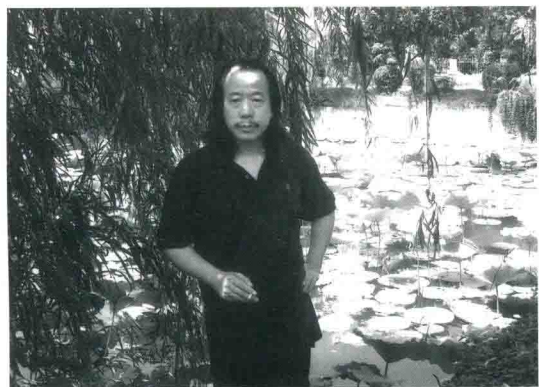
总之，叶烂的写意花鸟画已然形成了自己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面貌，一眼就能认得出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，同时也预示着叶烂的艺术创作道路还有后劲，还有好戏在后面，对此我尤为期待。

2012年5月5日于四明山庄

叶烂：“大写意”花鸟的突破

◎文 / 马鸿增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、江苏省美术馆研究员）

廟壁雲閑



在家乡的荷塘边



在恩师陈大羽家中学习

在“大写意”精神涵量缺失，形式语言贫乏的当代画坛，看到叶烂具有突破性的大写意花鸟画，委实感到欣喜乃至兴奋。

无需一一罗列叶烂的成果，只要指出，在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大展中，不论大写意作品多么罕见，叶烂却自1994年起连续三届入选，分别以《秋塘染霞图》、《金色的池塘》、《荷塘月色》登堂入室，这足以表明他的画不同凡响。

大写意花鸟作为中国画传统中的一种独特形态，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难度的艺术形式要求。这一形态直到明代后期花鸟画大师徐渭笔下才见成熟，而后经过八大、“八怪”、任伯年、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、刘海粟、陈大羽等人的传承与发扬，艺术积淀愈加丰富厚实。但随之也出现了后继者陈陈相因，索然无味的状况。叶烂却奇异独出，其秉性执著，天资颖悟，早年受业于陈大羽，得其精义，此后则力追前贤，感悟时代脉搏，长期沉潜于“默耘斋”中，苦苦探求。他曾说：“在绘画艺术领域里探索，就如同在茫茫雪原里行走，合着别人的脚印走固然省力，可留下的只能是别人的印迹。”正是由于他的不懈耕耘，广收博取，终于自出机杼，形成了个性化的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新形态。

叶烂大写意花鸟画的精神支柱，是对自然野逸之美近于狂热的激情。

大自然中的花鸟生态，有着多种多样的生命情态，而叶烂对于“野逸”情有独钟。这可能根源于童年的乡村生活情绪，又拓展了成年后的大自然情结；也许，天性中的豪放洒脱和淡泊名利，才是内在动因。他的大写意花鸟既继承了传统中“天人合一”的理念，又突破了传统中近于程式化的一套象征寓意的规范，而更多地倾注了个人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追求。在他反反复复地纵横挥写的荷塘景境中，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人格寓意已不占主位，他更关注的是对种种荷塘野趣的追忆、感动和痴迷以及因此而激发出的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。这才有了笔下金秋、初夏、月色、映日、遇雨等千变万化的荷之美境，乃至令他有资格自诩为“万荷塘主”，当然，他笔下那些不知名的野花野鸟，同样也不再是某种客体形神的再现，而只是个人情感的宣泄。我敢推断，对艺术本体语言多样化的不断创造所获得的快感，恐怕也是他创作的推动力。

叶烂的大写意，已演化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人性化和个性化。他不追求一枝一叶的意味和一点一滴的得失，



在自己的展品前



和赵绪成院长一起为驻美使馆合作八尺巨制



和哥们徐志敏、崔进、刘红沛在敦煌

也不迷恋那种赏心悦目式的“小美”，而醉心于创造一种似真似幻的、讲究整体气势和整体精神的“大美”。作品中意象的造型与心象的内涵相契合，灵性的神态与随机的生发相辉映。或许可以说，这样的大写意，既“大写”出了花鸟世界的生命，更“大写”出了画家自我的生命。

叶烂大写意形式语言方面的个性化特色，突出的有三点：水韵意味、色彩强度、结构张力。

叶烂用水，堪称一绝。前人说“笔墨关纽在于水”，水在大写意画中尤为重要，何况画水气氤氲的荷塘？他往往以饱含水分之笔，和色落纸，淋漓酣畅，一气呵成。尽管控制水之渗透走向颇有难度，但因“胸有成荷”，故而能依据不同画面效果的要求，运笔或行或止，或疾或徐，或恰好“结边”，或色粒沉淀，诸种效果随机而现。正是笔随心运，水到图成，取向不惑，韵味浓醇。那种“水晕色彰”的感觉，恰到好处地营造出湿润、朦胧、飘忽的氛围，越发增加了荷境之美的魅力。

色彩在叶烂作品中具有特殊的表现力，而且敢于用非国画颜色作画，这对传统的“水墨为上”是一个突破。其意义不仅在于丰富了艺术手段，更在于有益于充分表达一定的心态、情绪和意境。具体说来，其作品色彩处理方式有三种类型：一种是基本按传统方式，在墨色变化中求气韵生动。第二种是不用墨色而纯用某一彩色，于同一色调中见丰富变化，如以金黄画夏日之荷，以湛蓝画月下之荷，以嫣红画秋日之荷。这些画面虽毫无墨痕，却由于色调和谐统一，同样富有清纯雅致之美，效果丝毫不逊于水墨画。第三种是重彩浓墨，交相互动，无论姹紫嫣红，艳黄翠绿，由于与沉着的墨色相辉映，在对比强烈中复归于协调，是近年来探索的新成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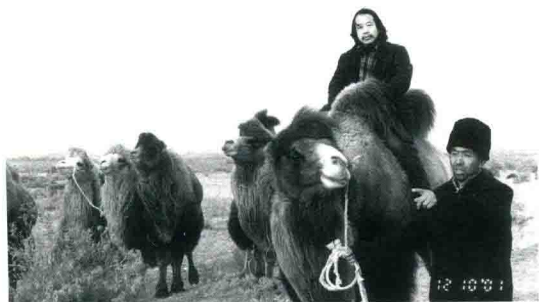
强化结构张力是叶烂又一特色。突破传统中常见的以虚为主、以空灵为上的格局。其构图多饱满充实，开朗舒展；笔势多粗壮有力，气势奔放；物象多简化纯化，夸张变形，甚或近乎半抽象。看得出他吸收了西方现代构图的某些因素，但本质上仍是民族传统二维平面章法原理的延伸。他的张力结构并非一味张扬恣肆，而是放收结合，开合有度，张力与引力并存，所以依然具有耐读的品位。

20年前根据实际改动的叶烂曾写道：“如痴遨艺海，似狂追爱途。愿肖天涯草青青，何须世人顾？”而今，叶烂已成知名画家，但他仍然以“草民”自命，在“默耘斋”中做他的“万荷塘主”。有诗为证：“唯凭三尺画，展我一世雄”！

甘苦交织的灿烂

——叶烂：好一朵“领异标新二月花”

◎文 / 丁 涛 （本文作者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）



在大漠体验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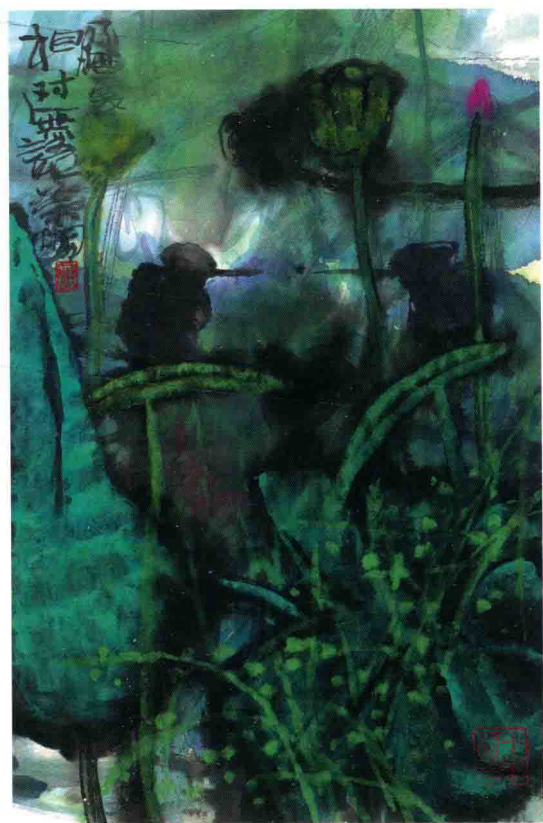


2012年5月在伦敦画展作品前

画家之苦恼在于，出道未名阶段，每有作品问世，受到的责难往往是，没有个人面貌，到处模仿；而一旦著名起来，算是有了个人特色，想来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其实不然！如反复出现不变的“个人面貌”，微词就会随之而来：程式化、公式化，画作没有新意！看来，画家处此世，“而望名誉之光，道德之行，难矣”！既而一想，又并不尽然。寓身江苏省国画院的画家叶烂，即是迎难而上、上而见效的典型一例。在艺术创作上，他决然揖别了艺术中不少陈陈相因、中规中矩的陈词滥调，揖别了那些不绝于眼的传统翻版，而执意在笔墨丹青中不效仿他人、不复制自己，求新、求力、求韵、求美，成为在写意花鸟画领域疗治“审美疲劳症”的高手之一。

刚届天命之年的叶烂，在朴实的外表下有一双显露睿智、富于穿透力的眼睛。虽不善言辞，出语却言简意赅。他和我谈起从艺历程，兴奋中感慨系之。他说，他的创作往往在痛苦和欢乐中进行。痛苦在于摆脱程式束缚、传统枷锁而博取笔墨新意的艰困，欢乐在于不断尝到“废画三千”以后收获的甘果。如果说，灿烂的朝霞是大地冲破夜幕后昂首露出的笑靥，那么叶烂尺幅上绚丽的花鸟，则是致力突破、蝉蜕龙变、洋溢着喜悦的形象集锦。他没有忘记20世纪80年代中期，在南艺读书时，江小竿老师在素描课上的教导，“作画犹如打仗，要有拼搏精神，拼个你死我活”。“拼搏”二字融入了叶烂的骨髓，延伸至今，毫不懈怠。这位质朴而悟性过人的农家子弟，这位在解放军营帐里锤炼过的绘画里手，从业余的画画涂涂，到1980年受业于著名的写意花鸟画大家陈大羽教授，在广收博采、吸纳各家之长的同时，“变”的期待就开始扎根心灵。他设计着前程，在艺术征途上要努力摒弃模仿，张扬个性。尽管之初临习陈老的画作，例如挥写大公鸡，他也能步趋得七不离八得其仿佛，然而总不能从一而终淹没了自己，务必要另辟蹊径、开拓自己的道路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艺术语言不能寄人篱下，一定要“强变”。这里的“强变”显然源于他的“雄心壮志”，源于他铭刻于肺腑的一句格言：“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”！

“变”从发现开始。毕加索说：“在绘画中，寻找是无聊的，发现才是根本。”他需要去发现自己的潜能，他需要“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，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”。他越来越认识到，艺术创作所指向的创造，并不是一种搜奇索怪的比赛，而是一种发现的较量。尽管叶烂在早期初涉美术创作时，有过《小鸭馆》、《咱



相对无语 70cm × 45.5cm

送妈妈上大学》、《夜诊》等人物画作品问世，那些染上时代政治色彩、创意为任务所役的创作，当时也许曾使他激动过，而今天看来已无多大价值了。随着精神气候的嬗变和创作理念的转换，在此后的艺术探索中，他发现并挖掘了自己的乡情，乡情中的荷塘之情以及与荷塘结缘的水鸟、蜻蜓、鱼虾等小小的生命之情，这些村景乡色是那么令他醉心和痴迷。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一团熊熊的艺术烈火在叶烂的胸中燃烧，喷薄而出化为灿烂的画图。矢志“强变”，矢志“画不惊人誓不休”，使叶烂跃而成为大写意花鸟天地中的一颗艺术新星。省去一些笔墨，不必将叶烂发表、展出、获奖的许多作品一一列表陈述，仅就五年一届堪称隆重的全国美术大展来看，叶烂的作品从1994年起，连续三届入选，分别以《秋塘染霞图》、《金色的池塘》、《荷塘月色》跻身规格最高的艺术殿堂，这一成绩就足以表明，叶烂笔耕墨耘的收获和不一般的价值。

传统写意花鸟画的运变，从青藤、白阳到八大、“扬州八怪”，到任伯年、虚谷、吴昌硕，到齐白石、刘海粟、潘天寿、陈大羽等，在承传发展中，都曾一一光耀画坛，然而后继者却少有显著的拓进。齐白石的“衰年变法”，刘海粟的“今天较量昨天”等不断求变的实践，激励着叶烂挺进“强变”，从审题、立意、施艺、赋彩，运墨、用水、构境、抒情等几乎是全方位地期望实现革故鼎新。真是天道酬勤，他用富于激情的画笔，富有创造性地演绎了白石老人“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”的高论，他以水色墨晕，造就了与青藤《杂画图》可称异曲同工的“笔墨淋漓障犹湿”的新境。

浏览叶烂的花鸟画，新意迭出、美不胜收。作者的艺术视感独特，艺术情缘至深。不少画作都具有相当的魅力和感染力，反拨过去，作者创作中那种欲罢不能的冲动感显而易见。他用笔墨奏响了一支支生命的颂歌，如诗、如词、如戏、如舞，有情、有韵、有律、有趣。他善于从水墨画、油画、水粉画、民间画、版画等多种品类中提炼服务于自己创作的元素，或墨、或彩、或墨彩交融，或浓、或淡、或浓淡并举，归于自然而情趣十足。画面构架的多样性则在于，有的结线成体，有的连面为象，有的组点为鸟，不拘一格而发人想象。如作具体的条分缕析，叶烂画作的特色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：

其一是立意的独特性和人文性。

尽管叶烂是由农村进入城市，由基层进入上层建筑，置身喧闹的市井，以立案作画为日课，然而童年的金色美梦、



独往独来 45.5cm × 34cm



东坡夜归图 52cm × 52cm

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却使他难以忘怀。作者笔下的花草虫鱼、荷塘水鸟，不正是圆梦的乐章和见证么！作为倾情拥抱荷花、对菡萏情有独钟的画家，作为向全国美展推出荷花连中“三标”的叶烂，很具有重新把握荷花精神的艺术胆识。与传统文人画“出污泥而不染”的内涵相错位，他不想让荷花离群索居、孤芳自赏，而以平民化的目光、乡亲们的嗜好，对塘中千姿百态、风情万种的荷花赋予关爱和礼赞。将晨雾夜露、寒来暑往、日月交替、时令运变中的花态叶貌几无遗漏地尽收尺幅。必须特别指出的是，作者感应着“日”、“月”对于荷花的恩泽，附丽着“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”的意蕴，将荷花的勃勃生姿、诗情画意，统摄于宇宙之道的陈述中。请看，《映日花更艳》、《映日荷花》、《有天皆丽日》、《荷塘月色》、《荷塘月色图》、《醉月图》等，这些脉动连接着日、月而又样态各异的荷塘、荷花、荷叶、水草、水鸟、慈姑、花蕾，正是作者立意独特的明证。

立意的独特性还在于浓郁的人文色彩。“一切景语皆情语也”，无论是大量状写金秋的荷花、荷叶、莲蓬、莲鞭，抑或是涉笔成趣的蜻蜓、水鸟、沙鸥、游鸭、秋菊、红橘，已远非动植物学上的标本制作，亦非花鸟解释、说明的图谱，与标本、图谱截然不同，叶烂笔下以乡土为范的花草虫鸟，渗透着一种坚韧的生命意识，表现出一种自由自在、怡然乐观的人文情怀。对照元明杂剧中写到的“玉露冷，蛩吟砌。……伤心故园”的悲秋情境，全然大相径庭。传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是“荷花”的诞辰，而叶烂也正好与之同月同日来到这个世界。真是天机妙合！情缘如此，使我们对叶烂将荷花视为生命般的表现多了一层理解。当然，不妨生发开去，除荷花系列外，叶烂摄像的镜头还涉猎那些并不显耀却充满着生机之花虫禽鸟，因为它们是乡俗生活的重要“菜单”，情之所系，毕生在胸。叶烂用丹青表达的关爱和礼赞，也可以算做是对养育他的父老乡亲们的一种价值的回报吧！

其二是境象的时代性和开拓性。

为了探索新的大写意花鸟画艺术语境，叶烂力求渲染、铺展自己有独特体验并为之动情的意象和境界。蒸腾、绚烂的时代风采，五光十色的艺术样态，浸润和默化着他，其作品中的意象境界，笔墨造就的绮丽而清新、纤秾而疏散，正是时代铿锵步伐声的共鸣与和弦。2003年创作的《晨雾》，花叶情态绰约，水鸟相向共品清香；粉蓝、粉绿、粉黄、

叶烂

叶烂



好花图 69cm x 35cm

朱红、玫瑰、奶白，透着斑驳墨色，各事其主、交相辉映，典丽而豪纵，果真是活泼泼朝气弥漫。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并获优秀奖的《金色的池塘》，以赭黄色渗布全局，在水色淋漓中彰显着节律分明的慈姑、莲蓬、荷叶、枝梗和似在此族居吟唱的水鸟群，富有迷人的情趣。体现了“墨之溅笔也以灵，笔之运墨也以神”，使画幅生面别开。另一幅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的《荷塘月色》，则又风韵迥异。画作似抒情诗篇，亦似缓缓沁人心腑的江南丝竹。荷们、鸟们身披若水银般的明月光泽，恬然、幽然、清然，宛然另一种“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佳构。叶烂不守恒蹊的种种立象构境，也正是作者创作中开拓精神的高扬。

其三是审美的多样性和抒情性。

叶烂的作品大抵如“色香味”常变常新的精神佳肴。在视觉的向度上，其逡巡的眼光，克服单一地在优美、华美、壮美、秀美、谐美、凝重的美、清越的美等不同的审美层面上，而使受众得到多样化的审美享受，避免了精神上的营养不良。《故乡的荷塘》色厚墨重为华美所染；《清清世界》以蓝色的点线及少许浅红织成塘域，尽显清越之美；《秋塘拾趣》则是谐美的呈示；《万绿丛中》（荷花一点红）则以优美、绮丽见长，恰如谱写了一段清除污染、还我清纯的旋律。

叶烂的画笔抒情色彩浓郁，前面多所述及。古往今来缘荷抒情者多多，不仅见于画作，且多存于诗词。如《汉乐府·江南》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，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”，语出如流莺求友，缠绵天真；又如宋杨万里的《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》：“毕竟西湖六月中，风光不与四时同，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，诗境平中见奇，流光溢彩。笔者借此想指出的是，上述及其他意趣盎然、情韵独具的吟荷诗篇，在叶烂的诸多画作中，几乎都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图象、景观。反复把玩，又可分明感到画面中的诗情更有一种抒写胸臆的直观感，令人品味和想象。

综观叶烂的艺术，笔者以为，就写意花鸟而论，用郑板桥说的两句话——“删繁就简三秋树，领异标新二月花”来给予鉴定，不是十分相宜么！

2005年12月于金陵无为居





叶烂在工作室画瓷

